

吳玉章抗戰言論選集

吳玉章著

中國馬版社出版

吳玉章抗戰言論選集

吳 玉 章 著

中國出版社

吳玉章抗戰言論選集

• 每冊實價一角四分 •

著 者 吳 玉 章

出 版 者 中 國 出 版 社
漢口郵箱九號

經 售 者 全 國 各 書 店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月初版

1959年10月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

1—1107册 0.14元



再版者的話

這本書是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中國出版社出版的，事過二十一年，所余不多，而許多同志很想再看到它。最近從四川省圖書館找到了一本，為了供需要它的同志們閱看，特把它照原版翻印。

一九五九年十月

目 錄

紀念中国辛亥革命廿五周年的一个回忆	一
一 群众力量的发动	三
二 統一战綫的成立	四
三 軍隊工作的重要	六
四 革命政党的作用	一〇
五 革命中干部人才的作用	一四
中国能战胜日本	
一 日本法西斯軍閥侵略中国底目的与手段	一三
二 中国抗战的意义与前途	一七
三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	二六
中国抗日战争底新阶段	二八

与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三四

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工人阶级·····三八

紀念中國辛亥革命廿五周年的一个回憶

中國辛亥革命的勝利到今天已經有了廿五周年。就是說有了一個世紀四分之一的時間。然而現在的情形怎樣？看罷！東三省、熱河已經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不僅北五省和內蒙古名實將亡，即整個中國滅亡之禍，已迫在眉睫。這對我們從事革命運動數十年的人，實在是無上的恥辱。正當日寇重新又重新地進攻中國到万分緊急的時候，我們紀念我們的國慶，只有悲憤填膺，長歌當哭。但是我並不悲觀失望。這話在專門愚弄中國官僚軍閥慣了的日本野心家聽來，或者以為滑稽。但是，我敢以四十年的革命經驗而傲然自負地向日本法西斯軍閥官僚說，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

我以為中國辛亥革命起義以後開到一個世紀四分之一的長時間還沒有成功，經過這樣長時間的痛苦，應該有一個轉變。而現在果然有了轉變的事實。自從去年八月一日我們共產黨中央宣佈時勢發表宣言号召全國結成統一戰綫來抗日救國以後，得到全國民眾的贊許與響應，不僅全國各

地各界抗日救國的組織如风起云涌，而且各地抗日救國的实际斗争也日趋发展。自去年十二月北平学生开始英勇的抗日斗争，逐渐发展到全国各地各界反日运动的高涨。如成都反对日本設領事的风潮，广东北海的事变以及上海汉口的事变，在在都表现民众已万分不能再忍耐，而自动起来部份地表现要求驅逐日寇的行动。这些事变的原因，自然是日本的挑衅，或者故意制造出来，以便其军事占領的企图；而民众抗日斗争，已經广大而深刻地表现出来，这是事实。这和一九一一年革命起义前夜的情形有些类似。我在回忆当年实际斗争的經驗中。实有几点可以作我們現在救国統一战线教訓。

現在只把一九一一年我在四川鐵路風潮中工作的經驗，作一有系統的叙述。大家都知道一九一一年三月廿九日（旧历）革命同盟会所組織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在极端白色恐怖之下，牺牲了一大部份优秀的幹部，革命的力量遭到了重大的損伤，不惟清室庆幸以为从此可免革命的危險，就是有許多革命党人，也自認为非再有十年預备，休言起义。然而不过五个月的工夫，革命的危机又到来而革命竟得到胜利。这不是怪事呢？不是的。只有不懂得革命客观条件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人，才会認为怪事。

一 羣众力量的发动

自来每个革命的成功，必定是动员了广大民众，各阶层的革命力量。什么东西能够发动这些群众呢？第一是国家的存亡问题，第二是人民切身的利益问题。四川铁路风潮之所以能发动极广大的民众，使他能坚持到底，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就在于他包含了这两个条件。而且在这两个条件之下，建立了各党派各阶层的统一战线，革命党人又善于利用这一统一战线，才得到了革命的胜利。原来民办川汉铁路的提議人，是我们初到日本留学的一些学生。当时收回利权之说，盛极一时，如滬杭甬铁路的收回，重庆五矿开采权之收回，不惜出重大的代价，把满清久已允许外国人的权利收回来。当时的一般輿論，都以为外人握着我們的矿山铁路，就和握着我們的生命一样，所以矿山铁路無論如何不可落在外国人手里。在这种情形之下成立的川汉铁路公司，自然就帶有民族解放的政治性。所以当满清假铁路国有之名，把川汉粤汉兩铁路收回国有而轉卖与美国的时候，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的民众都群起反对，而四川更为利害，成为反帝的一种运动。这就比推倒满清压迫汉族的民族主义运动要来得更有劲，而且不仅立宪党当时和我们成立统

一战线，就是保皇党当时也不能不加入统一战线。这就把握着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第一个矛盾，这才建立了统一战线的真实基础，这是第一。其次，川汉铁路的股本是从每个农民的土地上所谓租股年年征收得来的，当宣傳农民使其热心繳納租股时，不惜过于夸大铁路营业的利息，往往有利率百倍的夸大辞。所以农民虽年年苦于租税的繁重而总以为一旦铁路成功，有十倍利息之希望，不敢不勉力繳股，使铁路得早修成。现在忽然被清廷將其希望打断，而且拿来借款媚外，这就无异火上加油，怎能不引起全省七千万人愤怒呢！

二 統一戰綫的成立

当四川铁路风潮建立在反帝运动的正确路线上时，他就动员了广大的民众，把各党各派各阶层反帝的革命力量都联成一起，結成了一个广大的統一战线。当然这个統一战线不是有何种形式，不但无任何組織和政綱，而且也无各党派的代表作形式上的接洽，不过事实上造成了一个統一战线。当我在广州起义失败逃到日本后，不久就醞釀着铁路国有的风潮，当时同盟会就派我到四川去工作。五月（旧历下同）中我一到宜昌，就感觉到人民大有不願安于旧生活的情绪，言辞間

对于广州起义的失败表示惋惜，閏六月我到重庆与謝持楊庶堪等密談，知成都已成立了保路同志會，市民捧光緒的牌位向总督赵尔丰請求代奏政府收回鐵路国有成命，竟被其卫队用排槍击斃多人，演出极大的惨劇。我翌日即由重庆到我故乡的荣县，見沿途各城鎮都高供着光緒的牌位，兩边写有「鐵路准其民有，庶政归諸輿論」一付对联。这两句話，是已死的光緒底上諭中所原有的句子，特写出来以表明宣統这个現政府是違反了光緒的意旨的。各处滿街都弥漫着黃布，儼然是皇帝死了的「国喪」一样，行人都要下馬下轎才准过去。初看实觉有点滑稽，我一想到这是人民反对政府的一种表示，就觉得极有兴趣。为什么有这些現象呢？因为在这个运动中有許多是当时的立宪党人，該党原是康有为梁啓超的保皇党转变来的，所以其中还有不少保皇党人，最著名的就是邓孝可，他当时是这个运动中主要人物之一，他在人民意識中树立光緒的偶像，另一方面借先皇来反对現政府，也免得戴上革命党的帽子。他这一种行动，形式上是反动的，客觀上却帮助了革命。当时社会中的政治派别有秘密的同盟会，初形成的立宪党和旧式的哥老会，都联成一起了。滿清末年，所謂預备立宪，各省都設有諮議局，諮議局中大都为立宪黨員，这次鐵路風潮，諮議局起了极大的作用，他反对赵尔丰，反对滿清政府所謂鐵路国有政策，他們要斗争，

就不能不拉攏群眾。他們對於革命同盟會是怕與之聯合，而且他也无从去找這個秘密的組織，所以他們首先就聯合哥老會來組織保路同志會，諮議員羅綸作了該會的會長。在成都就以保路同志會為中心來與趙爾丰作鬥爭。哥老會中因數年來革命黨人的活動，革命黨的影響很大，而且我在日本曾與孫武焦大丰等全國國會黨領袖組織共進會以作同盟會與哥老會的聯絡機關，所以立憲黨與哥老會合作，幾乎就是與革命黨合作。

三 軍隊工作的重要

趙爾丰槍殺請願市民後，并逮捕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羅綸鄧孝可等十餘人，於是保路同志會就号召全省人民起來集中成都與趙爾丰作武裝鬥爭。當我剛抵榮縣城門，正值革命黨員龍鳴劍王子湘（天杰）二同志率數百武裝民團去救援成都，龍同志一見我即大喜曰：「你回來就有辦法了，我率隊上前綫去。一切前途大計，望你細心筹划」，遂慷慨握別而去。豈知這一別竟成了與龍同志的永別了。龍王率隊出發後，地主高利貸的當舖主人郭慎之即擬約操權的幾個豪紳控龍于縣知事，誣他劫奪公款，我立刻召集群眾會議，給他一個嚴重打擊，并由群眾議決按租功捐來幫

助民軍，并于各乡加緊訓練民團以為后备。当时成都已被同志会和附近各县民团包围，新式軍隊受了革命的影响，不肯打革命的民軍，但亦不肯和革命党一致行动，赵尔丰只有护身的卫队数百可听他的命令来保护他的衙門。同志会受立宪党的领导自然不肯用坚决革命的手段与赵尔丰作战。因此，成都就成了僵局。我們本想龙王兩同志率真正革命的队伍去团结各种革命力量，用武力来消灭赵尔丰，以便建立革命政权。不幸龙王所率队伍，在仁寿县秦皇寺会同哥老会領袖秦載庚队伍与旧式的巡防軍作战失利。龙同志因軍事上的失敗，大为痛憤，得急病死于嘉定。龙同志和我同留学日本，入同盟会，为革命党有力幹部之一。他回国后，在成都优級师范当教員，又被选为諮議局議員，铁路风潮起，知立宪党所领导的斗争必无結果，非自己有力不足以完成革命，所以他特回到他的家乡荣县龙潭場率其平素所訓練的数百健兒作真正的武装革命斗争，他的死是革命的一大損失。战事失利龙同志病歿后，王同志即率領民团回荣县城，立刻派人到我家乡請我去决定大計。这时县知事和郭劣紳等已聞风而逃，于是我們就宣布独立，成立革命政权，以由广安新来的革命党員蒲洵为荣县知事。这时是阴历八月四日，比武昌起义还早半月当时为了统一战线沒有打出革命的口号和旗帜。不久秦載庚的队伍，及井研仁寿的民团都集中到荣县，我們就进

攻威远县城，即日克复。乘胜又进攻自流井，因此地驻有大队巡防军遂遇着反革命頑强的抵抗。进攻数次都未得手，遂相持不决。这时满政府以四川完全陷于革命混乱状态，因急命端方率武汉新军二旅入川援助赵尔丰，此时我深感到我們在军队中的工作太薄弱。民間只有土槍，几乎一枝新式槍都沒有，我就决計要办一个軍事訓練班，恰好成都軍官学校学生方朝珍，刘厚等四同志正从学校里偷跑出来，特来找我，我就約他們来教練軍事。可憐此时連一枝洋号都找不出来，更不說快槍。我們的武裝眞薄弱幼稚得可憐了。但是我們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健旺的。在自流井这一战綫上敌我相持一个多月，因交通阻隔，外边消息不灵通，微聞端方將率兵入川，后又有武昌革命軍起义的傳說，我就利用这些材料来鼓动士气。到旧历九月末，各处巡防軍逐漸集中自流井，又聞端方大軍已快逼近成都，人心不免有些惊惶。各同志請我快想救急办法，我与同志約，我立刻出外設法，一星期后一定有援兵到来，务望堅守我們的革命根据地。因为我知道孙武等在武汉新軍中作了許多工作，端方所率队伍一定有不少的同志在內，而且孙武一定会要他們来帮助我。所以我敢大胆这样說。同志以我素来不說假話，且以我常說的事变发展的前途，往往以后事实証明为不錯。虽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去找救兵，却堅决相信我的話，願意死守。十月一号我与吳庶咸同

志偷过敌人防綫，到自流井，与当地党组织計議后，二人連夜輕騎赴內江。因当地同志頗多，又有广州起义牺牲了的喻烈士云紀的家庭可作我們藏身之地。三号我們到內江时，正值端方軍隊經過，遂得与軍中同志密約，他們于資州杀端方，我即于內江起义，五号軍隊反正，端方在資州被杀，內江知事聞風逃去。六号晨喻烈士之父亲及当地同志召集群众大会于天后宮的露天大戏台之前，到數千人，我在戏台上宣布革命宗旨，主張树立革命政权，立刻展开革命旗帜，群众欢呼万岁，声震屋瓦。我当时恍然如意大利的馬志尼在舞台上宣布独立一幕的重演，我从奔走革命以来最荣幸快活之事，无过于此。当时群众一致举我为革命軍政府行政部長，举吳庶威为軍政部長，立刻入县公署办事。当群众拥护我們到县衙門时，康宝忠董修武兩同志奉省城同志命特來約我到成都去起义，远道經由我家跟蹤追尋到此。他們一見我就說：「你何必在这些小地方着手呢？省城同志都預备好了，專等你去举义，你立刻同我們去吧！」我說此地今天才組織起来，不能立刻离开，你們先回去告訴同志們，努力为之，我一星期后即來。他們就立刻回成都去了。这时我們还不知道重庆已經独立，七日在資州反正的新軍由陈鎮藩同志率領回到內江，我們开会欢迎。我要他把兵留在四川。他說現在軍心还是十分动摇，而且武汉战事还很激烈，我要率队快快地返武

汉，只求沿途替我疏通，川事望你好自为之，他給我四十余支快槍而去。我們的武器还是薄弱。幸而成都新軍中有一夏之吋同志在当排長，乘奉命出省討伐同志会，即槍击其連長，率一連兵士二百余人，大炮一尊，直奔重慶，得城內張培爵、楊庶堪、謝持諸同志的响应于十月二号已占領重慶。我們軍隊中有这一点力量就发生了这样大的作用，于是重慶成立蜀軍政府以張培爵复之时为正副都督。而成都因赵尔丰知大勢已去，願將政权交于諮議局。十月八日成都也成立四川軍政府，以蒲殿俊朱庆瀾为正副都督。到此时四川全省在形式上虽然归了革命，而因我們忽略了軍隊中的工作，使革命不能彻底，造成成（成都）渝（重慶）对立的局面，在另一种形式之下，造成了这个局面一直延長了許多年，发生了不断的战争，完全和中国南北对峙的命运一样。这是革命軍事工作不注意的一个大教訓。

四 革命政党的作用

中国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当然要归功于同盟会的組織力量，虽然他的組織者有許多重大缺点。我感觉得四川鐵路風潮之所以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就是因为四川許多較好的留日学生，